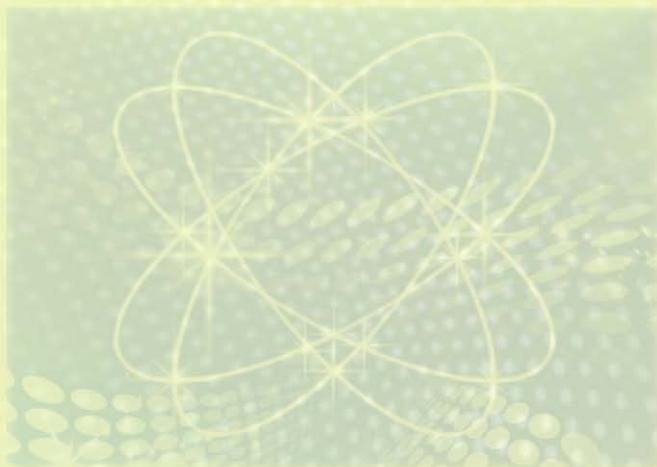
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——女皇武则天

杨发兴 主编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 / 杨发兴主编. ——延吉: 延边人民出版社, 2002. 8(2007. 12 重印)

ISBN 978-7-80648-845-4

I. 世… II. 杨… III. 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211 号

世界伟人传记丛书——女皇武则天

主编: 杨发兴

责任编辑: 张光朝

责任校对: 李秋根

版式设计: 李宏

出版发行: 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, <http://www.ybcbs.com>)

印刷: 北京奥达福利装印厂

开本: 787×10921 / 16

印张: 360

字数: 300 千字

印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648-845-4

定价: 576. 00 元

前言

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华夏文明源远流长。在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，涌现出许许多多帝王将相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有一位传奇的皇帝，她是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。

武则天（624-705年），并州文水（今山西文水东）人，唐高宗李治的皇后，中宗李显、睿宗李旦之母，高宗去世后，武则天相继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，自己做了皇帝，改国号为“周”，史称“武周”，武则天统治的前期，重用酷吏，严厉打击反对他的元老重臣，勋贵旧族，就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，垄断高官的局面。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，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，为宣扬自己的“君权神授”和“王者不死”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，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，无论是她的名字，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立碑，都流传着各种说法，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。

武则天权倾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。她以自己睥睨古今的大气派，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，兴利除弊，治理天下，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女人，她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，纵情声色，为稗官野史留下无穷扑朔迷离的素材。她临危不惧，计算精确可靠，稳打稳扎，方寸不乱。残忍与聪明、疯狂与冷静，在这个无与伦比的女人身上得到了惊人的统一。她的美貌、智慧、狡诈、狠毒、领导艺术、领袖魅力、卓越的洞见力，都为后世百姓和文人津津乐道，千百年来不休。

本书以严谨的态度，翔实的资料，简洁生动的笔触，细致的考辨，叙述出武则天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。对她近半个世纪在政治舞台上的迷离演义作了详细的解说，引导广大读者走进一千三百年前的盛唐时代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天生丽质	1
第二章 削发为尼	62
第三章 初露锋芒	123
第四章 废后风波	186
第五章 铲除异己垂帘听政	283
第六章 母子相残	364
第七章 君临天下	528
第八章 山河日下无字碑	620

第一章 天生丽质

世间活计三样苦：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当年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，早起晚归，做辛苦小买卖的武士彧，压根儿也没料到，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自己，如今会官至大唐帝国工部尚书。天命之年又娶上前隋宰相、皇族宗室杨达的女儿。对于武士彧这样的寒门新贵来说，似乎没有什么愁事了，可整日享受平步青云的喜悦。但在血统论大行其道的隋唐时代，武尚书当前最迫切需要的，是让杨氏贵夫人给老武家生一个血统高贵的儿子。

年届四十的杨氏已生有一个女儿，此时又到了怀孕期满、珠玉临盆的时候。武府老老少少都知道，最焦急不安的是老爷，这会儿他正背着手，在外厅里来回踱步，不时地叫人探问内堂产床上的情况。虽然不是头生，武夫人仍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着……

此时虽接近立春，京城长安仍看不到春天的影，大小树木都阴郁着脸站立着。墙角处，花池边，堆着积雪。天空昏黄没有生机，偶而只见一二只灰色的鸟雀弹跳到坚硬的空地上，叽叽喳喳寻觅一番，倏地又飞升而去……已到掌灯时分，天仍黑得早，不知从几时开始，室外已飘起了缕缕雪花，灯光从门窗内照出来，显得更加昏黄和温暖。室内炉火熊熊，下人们轻手轻脚，忙这忙那。院子走道上的雪不时有人去打扫一遍。万事皆备，只等夫人临盆的那一刻。生子生女，深深牵动着尚书老爷的心，也牵动着武府上上下下人的心。

管家武金走过来，低眉顺眼：

“老爷，又变天了，您先用些饭吧，天这么冷，喝点汤好暖暖和身子。”

武士彧摆摆手：

“我暂且还不太饿，等等再说，武金，外面雪下得怎么样？勤打扫着些，免得雪后路滑。”

“是，老爷，我已吩咐下去了。”武金边答着话，边把太师椅挪到火炉边。“老爷，您坐着说话。年后这场雪下得有点稀奇，下午还是晴天，热得都有人穿着单褂。临黑天又落起雪来。雪片又大又轻，一会儿就盖着了脚印。老爷，常言道瑞雪兆丰年。咱武家今儿又添了增口，我觉着是好气象啊！”

武士彟两眼出神地坐在那里，不置可否地嗯了两声，他的心不知道上哪里去了，对武金的话，仿佛听到又没有听到。

这时一个丫环端着托盘，碰开门轻轻走进来。武金接过上面的盖碗端过来：

“老爷，这是银耳大枣汤，我让她们熬得浓浓的，不甜也不淡，您尝尝。”

武士彟喝了半碗就不喝了，他把汤递给武金，摆摆手，武金和丫环知趣地退开了。

武士彟想的很多，心平静不下来，他踱到八仙桌旁拿起《论语》，轻轻地吟诵了起来……

多年的人生历练，从卖豆腐到木材商，以及后来的领兵打仗，出将人相，武士彟每临大事必静气，而读上几段《论语》，已成为他平静心情的最有效的方法。

并州文水(今山西文水)是武士的老家。想当年，武家祖祖辈辈好几代，都靠租种人家的田地过活，十分的贫寒。及到了老大武士棱、老二武士逸、老三武士彟这一代人，家境才逐步改观。三兄弟头脑活络，不甘心于现状，种地的种地，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，一天也闲不住。武士彟专管走村串巷，赶集上店卖豆腐。武家的豆腐做得又白又

嫩，深受乡邻的喜爱，销路很畅。再加上老三嘴甜腿勤，精于算计，没过数年，就攒下了不少本钱，后来又和朋友许文宝一块贩点树条木材，南北大集、互通有无。钱多了，买卖也大了，走得更远了。隋朝末年，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，面对国内的种种社会矛盾而不顾。这个著名的败家子整日花天酒地，时常突发奇想，到处大兴土木。木材，这个建筑的主要原材料，需求量大增，武士彟他们瞅准时机，行贿送礼，狠狠地赚了一笔，成了暴发户。于是在乡间建房买地，过起地主财主的日子。但事实上，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，到处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，盗贼蜂起，天下不太平，有钱也未必守得住。武士彟用手里的钱，不断地交结仕宦，曾在太原鹰扬府谋得队正的小官，等同如今一名管理百十个兵卒的小连长。虽职微言轻，但好歹也是皇家军官，武家完成了从农民到商人，又成为官人的彻底转运。

但奠定武氏家族名满天下的好运还在后头。隋大业十一年(公元615年)，时任并州河东巡抚大使的唐国公李渊，军务政务繁忙，常奔走于并州、河东两地，连通两地的官道正从文水的武家庄过。善于捕捉人生际遇的武士彟，果断地辞去队正的官职，处心积虑，在家门口的道旁开设茶肆饭店，常有意无意地躬立道旁，拦住李渊的马头，诚心诚意地请唐国公下马歇息一番。武士彟不但免费招待，还不时地从自己马厩里挑上几匹骏马送给唐国公。苦心到底没有白费，第二年，李渊改任太原府留守，武士彟就随之抛家舍业，到太原留守衙门当了一名行军司铠参军，官至正七品，比起鹰扬府的小队正，无疑又高升一步。

李渊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被天下人普遍看好。武士彟凭着商人的精明，再一次押对了宝。及至晋阳起兵，武士彟的官阶一步一步地擢升。他曾讨好地对李渊说：“夜曾梦见唐公入西京，骑苍龙升为天

子。“及至李渊登基，开大唐朝一代伟业，武士彠以功拜光禄大夫，封太原郡公，以后勤部军需官的身份俨然跻身于十四名太原首义功臣之列，并得到了钦定的免死牌，即使犯了罪，也没有人可以杀他。

武家算彻底转了运，摘掉了几辈子贫穷的帽子。大哥武士棱，随三弟武士彠一起参加太原起兵，被封为宣城县公，官拜司农少卿。二哥武士逸，封安陵县公，官至齐王府户曹。武家一门三公，一跃成为新朝显贵，不乏传奇色彩，成为并州文水老家街头巷尾的话题。

武士彠也是个干事业的人，勤于王事，公而忘私。原配妻子相里氏病危，当时他正随李渊在并州视察，离家也只是半天的路程，但他仍没有回家，忠诚地守护着皇上。这件事后来被高祖得知，感慨不已，特地诏表这位老部下，提拔为三品工部尚，书封为应国公。

唐高祖意犹未尽，接着操心武爱卿的婚事。三品大员，岂能长期打光棍。打算为他娶一位有贵族血统的老婆，借以提高武氏的社会地位。高祖翻了《氏族志》，向周围的皇亲国戚询问商议，再三斟酌，选中了前隋朝皇族的宗室，曾任过宰相的杨达的女儿。隋亡后，杨达已过世，杨姓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从前，但毕竟位列《氏族志》前几名，乃天下名门，血统高贵，正是寒门新贵期待的择偶对象。但美中不足的是杨氏已年过四十，不是二十岁左右的黄花闺女。李渊于是召见武士彠，将杨氏的情况介绍一番，武士彠连忙跪地磕头谢恩，直觉眼圈潮湿，感动地直想哭，须知杨氏是秦王李世民的妹夫的堂妹妹，娶了她，就是和现今皇室攀上了高亲。

武德三年(公元 620 年)，由唐高祖李渊亲自作媒，李世民的同母妹妹桂阳公主主婚，四十四岁的武士彠和杨氏结了婚，结婚费用全部由国库支付。通过这场婚姻，武氏血统和社会地位焕然一新，身上的

穷酸味和商人的铜臭味也淡然了许多。武氏完成了从富有到高贵的第三次人生飞跃。

年界四十的杨氏不负期望，结婚不久就怀了孕，枯杨生秭，只可惜头胎是个女儿。杨氏的年龄马上临界妇女的绝育期了，武士彟陡生了一种紧迫感，时不待，须加紧时间，一定让杨氏为武家生一两个高贵血统的儿子来。

及再次怀孕时，杨氏自己也惴惴不安，成天烧香拜佛，祈求贵子。一夕曾依稀梦见一黑龙盘在前窗，首尾相见。俄而，又见天女散花，人言大罗天女来也。说给丈夫听，武士彟也颇觉稀奇，让杨氏不要生张，差人叫一些算卦先生算了几次，亦言必生贵子。后来武士彟又便衣悄悄地去白马寺摇了一卦，求得一签，上写：君臣具体，朋友同志，市易有利，天地丈夫。内中有“丈夫”两字，武士彟放下了一半心，觉得生儿子的可能性最大。

雪花刚开始还缓缓地飘落，此时却猛烈到狂飞乱舞起来。院子里走道上的雪已来不及打扫，雪花掩藏了一切。雪夜显得莽莽苍苍，格外明亮。武士彟放下《论语》，出去看了看天气，又退回屋内，再一次感觉到沉不住气，他不停地宽慰自己，夫人一定会顺利产下麟儿，想我武三从卖豆腐开始，每到一定的程度总有好的转机，好运气如影随形，每每天遂人愿。杨氏头生已是位千金，今次该是一个儿子了。

“我佛保佑！”武士彟喃喃自语，禁不住冒出一句。继而又猛拍一下脑门，样样考虑周到，怎么就忘了这一件大事。

“武金，上佛堂，设香拜佛。”

武金听了老爷这句话，急忙行动起来，他吩咐下人先去佛堂掌灯准备，又急忙帮老爷穿豹皮大衣，戴上羊皮帽子。忙乱中，自信处事周到的管家武金为没有想到拜佛这一步而深怀内疚。一时间准备停

当，武士彠在武金的照料下，一行人挑着灯笼，冒着风雪向后院的佛堂走去。

狂风夹杂着雪花及雪粒直扑人的脸上，几欲让人睁不开眼，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照路的灯笼被家人小心地护持着，还是不停地晃动。如此雪夜前去拜佛，除让人生出临事抱佛脚的感想外，也让人觉得这也不是拜佛的时辰和天气。

在大唐朝，佛也是至高无上的天神，但在人间的宅院里，往往偏居一隅，武家的佛堂就设在后院的西厢房。进了佛堂，武士彠顾不得脱下皮大衣，甚至连雪花都没来得及拍净，就神情肃穆地走上前，跪在垫子上，点上三炷天竺香，并手夹着，连叩三个头，虔诚地求佛保佑，保佑武家生一位聪明英武、安邦定国的好男儿。至少他平安地像他父亲一样，人生仕途顺达，承继父亲的爵位，而后子孙绵延，永享富贵。

武士彠完了心声，望着庄严的佛像，佛依然丰富饱满，似笑非笑，那么地遥远，又那么地接近，包括了天地万物。武士彠出神地望着，一阵眩晕，他看见佛好像知悉了自己的心愿。这样的感觉一出，武士彠禁不住热泪涌出，心里充满了感激和虔诚。

正在这时，佛堂紧闭的门被人猛然推开，屋里的人一愣，原来是报事的丫环。武士彠顾不得佛爷了，上前一步，抓住踉跄欲倒的丫环：

“怎么样，生了吗？”

“老……老爷生了，生了，大人孩子都平安。”

武金也一把抓住丫环的胳膊，急切地问：“生得可是公子？”

“是……是千金小姐。”

不等武金再追问一遍，武士彧心中的块垒就轰然倒塌，一下子失落了许多，又一下子解脱了许多。他转过身，郑重地向佛作了一个揖。“我佛保佑！”说完，一挥手，带头走出佛堂，一行人匆忙地赶回前院。

武士彧大头棉鞋踢起地上的雪花，踢得老高。他大步流星，嘴里还念叨着：女儿就女儿吧，罢了，人哪有总是一帆风顺的，好事不能都摊到你身上，老天爷虽没遂人愿，但老天爷这一二年从来没有亏待过咱武家，咱绝对不能因为生个女儿，就怨天怨地。

卧室里已忙过了那一阵子，丫环产婆们正在收拾残局，人们进进出出，有条不紊。武士彧走到床前，伸出手轻轻地撩开妻子额前的乱发，杨氏睁开眼，见是老爷，就露出愧疚的笑容。

“老爷，您这个宝贝女儿可太倔了，产婆倒提着她，几巴掌都没拍出哭来。”杨氏轻轻地说着。

武士彧摆了摆手，意思让杨氏少说两句，多歇一会儿，他要静静地看看女儿。这真是皇家一脉，血统高贵，名不虚传。虽说是一位千金，却方额广颐，一脸的福相，仿佛来到人世间就注定永享富贵；一脸的高贵，在千千万万的人群当中，往那儿一站，无形中就显现得卓然不群。

“老爷，你喜欢吗？”

武士彧点点头，脸上露出笑容，虽然这笑容中还隐藏着少许的遗憾。

武士彧轻轻地给女儿掖好被子。这时，这位千金却突然睁开眼睛，闪着亮亮的眼仁。她盯了武士彧一下，又把目光散向周围。而后，悠悠地合上了眼皮。

武德八年(公元 625 年)的清明节来了，这也是小武则天出生满百天的日子。京都长安祥和安宁，青砖铺就的街道上，行走着许多到野外踏青的红男绿女。武府的大门前，家人李三、王中，骑在门旁的大板凳上，一边看门，一边贪婪地看着街上的少女美妇们，嘴里还嗑着牙花：

“哎，王中老哥，今天是咱二小姐的百日诞辰，怎么不见贺喜的亲戚来？”

“三儿，你不知道，当官有当官的难处，有当官的讲究。尤其是咱老爷，为人处世特别稳重，连他过生日，都悄悄地，任谁也不通知。这里面有一说，平日，咱要给大人孩子办生日，不愁来人多，就愁置不好酒席，愁钱不够花的。到咱老爷这份上，正好相反，他愁来的人多嘴杂。古话说，伴君如伴虎，你大张旗鼓，请客送礼，结交别人，一旦为皇家侦知，必心存忌讳，怕臣下拉帮结伴、图谋不轨。所以说，咱老爷根本就没张扬，只在府内自己摆几桌贺贺。”

“乖乖，这真是当官不自由，自由不当官。还是咱兄弟们逍遥快活。待会儿咱兄弟俩好好喝几杯。”

“行，我酒量也不次于你。哎！三儿，你听听，正南街面上闹喧喧的，还有喝道声，莫不是个大官来了。别不是上咱府上来的，快把板凳撤了，咱立正站好，预备着。”

说话间，南横街真的跑过来几十匹骏马，骑手们拥着一位青年将领，一霎时就到了武府门前。这青年将领身着一袭银白色的绣龙丝袍，个头中等，面皮微黑。此人正是秦王李世民，时人谓之为“真太子”。他足智多谋，战功显赫，在天下享有很高的威望。

王中伏地叩头迎候，李三腿快，早飞奔到内院报信去了。

门房也立即被李世民的侍卫所取代，王中头前带路，引李世民大踏步地朝客厅走去。客厅门口，武士彠忙不迭地跑出来迎接。

客厅里酒桌已经摆好三桌，只是还没有上菜，此刻来不及撤走。李世民环顾四周，笑问：“士彠，摆酒设宴请的是谁，莫不是知道我要来，专门请我吧？”

“回秦王，今日乃小女的百日诞辰，家里随便弄几桌便酒，以示庆贺。”说着，武士彠即令家人撤下桌子。

李世民摆摆手说不用了，借书房说说话就走。

书房里，李世民屏退左右，望着武士彠说：

“你听说过扬州赵郡王李孝恭那边有什么事没有？”

“回秦王，我没有这方面的耳闻。”

“据密报，李孝恭依仗自己是扬州大都督，掌握江淮、岭南兵政大权，图谋反叛。皇上命我来，意思想让你去接任扬州大都督，以弹压叛乱，安抚人心。”

“士彠愿以死报答圣上。扬州乃四大都督府之一，地位显赫，事关重大，士彠才力有限啊。”

“派你去，就考虑到你有这方面的能力。皇上已准你有先斩后奏之权，毋论皇亲国戚，稍有不轨，即定斩不饶。”

“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圣旨明天上午下，你下午即可动身。先不必带家眷，兵贵神速，其他事我都已安排好了，你处理一下家事就行了。”

“士彠即刻去工部尚书衙门，先交待一下公事。”

“工部尚书衙门也不用去了，今天是清明，又是令媛的百日诞辰，好好在家贺贺吧。来，带我去看看令媛。”

说来武家和李世民还有些亲戚关系，不是外人，武士彠便引秦王到了后堂屋。

后堂屋里，一家人正围着小则天捣捣。小则天赤脚在红地毯上躺着，周围堆放着标志她以后人生选择的物品，有胭脂、剪子、书籍、毛笔、勺子和吃的东西等等。小则天的小手摸来抓去，把东西搅得乱七八糟，就没有抓上一件，众人一起起哄，有嚷叫拿这个的，有叫拿那个的，场面热闹。李世民也站在边上兴致勃勃地看着，他解下腰上的羊脂天宝玉佩，放在小则天的身后。小则天好像脑后长了眼睛，一下子就转过身来，抓起玉佩，仔细地端详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武士彠忙走上去，掰开小则天的手，把天宝玉佩拿过来，双手捧给李世民，说：

“殿下，孩子小，让您见笑了。”

李世民刚要接过玉佩，小则天不愿意了，小手伸着，眼盯着秦王手中的玉佩，哇哇地哭叫起来……

武士彠忙叫杨氏把孩子抱走。李世民走过去，把玉佩塞到小则天的手中。武士彠也没法阻拦了。

“这个小姑娘有眼光，此乃皇上亲赐的天宝玉佩，我不要了，送给你吧。来，让我抱抱。”李世民伸手接过了小则天。

武士彠和杨氏忙双双跪下，代小则天叩谢秦王李世民。

小则天长得十分耐看，宽宽的额头，微翘的下巴，既美丽又大度。她的眼睛大大的，穿着细绸绣花小夹裤，露出一截雪白、肥嫩、坚实的小腿肚子。

李世民抱着孩子，连声夸赞。小则天也伸出小手，想摸秦王头上的紫金冠。李世民笑着，轻轻地捉住了她不安分的小手。

武士彠首次外放，果然不辜负重托。到任伊始，就有条不紊、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。“开辟田畴，予以刑礼，数月之间，歌谣载路”，出色地完成了皇上交给的任务。在朝野和扬州都督府辖区，都赢得了极佳的口碑。贞观元年(公元 627 年)正月。名将罗艺在涪州反叛，其弟利州都督罗寿坐诛。同年十二月，前任利州都督李考常在长安密谋发动叛乱，事泄被诛，接连两任利州都督从事谋反活动，引起了朝廷对蜀门重镇利州的高度重视，为了剿灭叛乱余党，彻底安抚利州，一纸调令，又把武士彠派到利州。武士彠只得再次承担救火队的角色，和师爷、心腹幕僚一起，携家带口，在沿途地方武装护送下，乘船溯江而上，昼夜兼程，迤逦向利州进发。

越向西行，愈现巴蜀的风情地貌，如果把小桥流水、杨柳依依的江南水乡比作一位秀美温柔的少女，那么西南巴蜀就是一位阅历丰富、敢做敢为的女强人。从小就随父辗转大江南北的小则天，似乎已习惯了旅途生活，车马劳顿，也满不在乎。她在家人的护持下，站在船头，凭栏远眺。眼前雄浑峻秀的川东山水，给她内心带来新鲜的感觉。时至暮春，露水扑面，江风剪衣，她却浑然不顾。这时，爹爹武士彠不知什么时候，也来到了她的后面，父女俩谈起感受来。

“爹爹，为何江南山小水密，又暖和又凉快。可这地方却山奇水秀，风吹人寒。”

“此乃八方之地，四时之景不同也，我煌煌中华，幅员辽阔，比这稀奇新鲜的地方多得是。孩子，咱为皇家奔波，让你和你妈妈受苦了，可也让你长了不少见识啊。”

“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民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’。爹爹，当皇上可是气派到家了，想管谁就管谁，让咱上哪咱上哪。只是‘皇上轮流做，何日到我家’。”

武士彠只得笑笑拍了拍小则天的头。远处，深褐色的山顶隐隐现地藏在白云之中。大江两边，礁岩盘龙伏虎，水流激成旋涡，勾连相套。但见前面突出的一块山石上，一赤身跣足的僧人，遍体皆缠藤萝，手指着官船，放声而歌：

棕鞋空岩上，盘坐入定身，
舟楫无所依，一破开天门。
大罗女识面，才貌胜戈予，
转世再登极，千古惟一人。

歌声遥远飘渺，歌词真切入耳，引得一船人驻足观看。小则天指着僧人问父亲：

“他唱的词让人似懂非懂，这个地方杳无人烟，不知他带来是好运还是坏运，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？”

“大千世界，气象万千，世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。物华天宝，各有所乘，此僧人物稀奇，言辞微妙，是难得一见的人物，他活在他的境界里，和咱们的运气没有关联。”

“爹爹，那僧人转眼又不见了。”小则天急切地用眼睛去寻找，如醉如痴，所有的心绪仿佛都随那僧人而去，一路上再也不吭声。到了晚上，不知是江风罡寒还是别的，小则天发起高烧，嘴里喃喃自语，说开了胡话，武士彠急令随船医生诊治，想起白天老僧唱歌的一幕，不放心，又让乳母用土法子给小则天叫魂追魄。

小小年龄的小则天不但美丽可爱，善解人意，言语上也常高人一筹，不安于做一个寻常女子，有一种女孩少有的雄风豪气。到利州不久，杨氏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年龄再也不饶人，所谓杨氏“必生贵子”的卦言已彻底失算。武士彠对晚年得贵子也不再抱有希望。他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小则天身上。请利州城卓有名望的塾师张广芝，